

儒林外史

中国古典文学卷

韩作黎
赵惠中

中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

(一)

吴敬梓 著
(清)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——中国古典文学卷

44B-6
儒 林 外 史

(二)

[清] 吴敬梓 著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儒林外史/(清)吴敬梓著. - 北京:

中国和平出版社, 1997. 12

(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; 中国古典文学卷/韩作黎主编)

ISBN 7-80101-816-8/G·683

I. 儒… II. 吴… 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清代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4978 号

儒林外史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)

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620.125 印张 11023 千字

印数:1-5100 套

ISBN7-80101-816-8/G·683

定价:618.00 元 (全套共 116 册)

第十四回

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

话说马二先生在酒店里同差人商议，要替蘧公孙赎枕箱，差人道：“这奴才手里拿着一张首呈，就像拾到了有利的票子。银子少了，他怎肯就把这钦赃放出来？极少也要三二百银子。还要我去拿话吓他：‘这事弄破了，一来与你无益，二来钦案官司，过司由院，一路衙门你都要跟着走。你自己算计，可有这些闲钱陪着打这样的恶官司？’是这样吓他，他又见了几个冲心的钱，这事才得了。我是一片本心，特地来报信。我也只愿得无事，落得河水不洗船。但做事也要‘打蛇打七寸’才妙。你先生请上裁！”马二先生摇头道：“二三百两是不能。不要说他现今不在家，是我替他设法，就是他在家，虽然他家太爷做了几任官，而今也家道中落，那里一时拿的许多银子出来？”差人道：“既然没有银子，他本人又不见面，我们不要耽误他的事。把呈子丢还他，随他去闹罢了。”马二先生道：“不是这样说。你同他是个淡交，我同他是深交。眼睁睁看他有事，不能替他掩下来，这就不成个朋友了。但是要做的来。”差人道：“可又来！你要做的来，我也要做的来！”

马二先生道：“头翁，我和你从长商议。实不相瞒，在此选

书，东家包我几个月，有几两银子束，我还要留着些用。他这一件事，劳你去和宦成说，我这里将就垫二三十两银子把与他，他也只当是拾到的，解了这个冤家罢！”差人恼了道：“这个正合着古语‘瞒天讨价，就地还钱。’我说二三百银子，你就说二三十两，‘戴着斗笠亲嘴——差着一帽子！’怪不得人说你们‘诗云子曰’的人难讲话。这样看来，你好像‘老鼠尾巴上害疖子——出脓也不多！’倒是我多事，不该来惹这婆子口舌！”说罢，站起身来，谢了扰，辞别就往外走。马二先生拉住道：“请坐再说，急怎的？我方才这些话，你道我不出本心么？他其实不在家，我又不是先知了风声，把他藏起和你讲价钱。况且你们一块土的人，彼此是知道的。蓬公是甚么慷慨脚色！这宗银子知道他认不认，几时还我？只是由着他弄出事来，后日懊悔迟了。总之，这件事，我也是个傍人，你也是个傍人。我如今认些晦气，你也要极力帮些。一个出力，一个出钱，也算积下一个莫大的阴功。若是我两人先参差着，就不是共事的道理了。”差人道：“马老先生，而今这银子我也不问是你出是他出，你们原是‘毡袜裹脚靴’，但须要我效劳的来。老实一句，‘打开板壁讲亮话’，这事一些半些，几十两银子的话，横竖做不来。没有三百，也要二百两银子才有商议。我又不要你十两五两，没来由把难题目把你做怎的？”

马二先生见他这话说顶了真，心里着急道：“头翁，我的束其实只得一百两银子，这些时用掉了几两，还要留两把作盘

费到杭州去。挤的干干净净，抖了包，只挤的出九十二两银子来，一厘也不得多。你若不信，我同你到下处去拿与你看。此外，行李箱子内，听凭你搜，若搜出一钱银子来，你把我当人。就是这个意思，你替我维持去。如断然不能，我也就没办法了，他也只好怨他的命。”差人道：“先生，像你这样血心为朋友，难道我们当差人的心，不是肉做的？自古山水尚有相逢之日，岂可人不留个相与？只是这行瘟的奴才头高，不知可说的下去？”又想一说道：“我还有个主意，又合着古语说，‘秀才人情纸半张。’现今，丫头已是他拐到手了，又有这些事，料想要不回来。不如趁此就写一张婚书，上写收了他身价银一百两，合着你这九十多，不将有二百之数？这分明是有名无实的，却塞得住这小厮的嘴。这个计较何如？”马二先生道：“这也罢了，只要你做的来，这一张纸何难？我就可以做主。”

当下说定了。店里会了帐，马二先生回到下处候着。差人假作去会宦成，去了半日，回到文海楼。马二先生接到楼上。差人道：“为这件事，不知费了多少唇舌。那小奴才就像我求他的，定要一千八百的乱说，说他家值多少，就该给他多少，落后我急了，要带他回官，说：‘先问了你这奸拐的罪，回过老爷，把你纳在监里，看你到那里去出首！’他才慌了，依着我。我把他枕箱先赚了来，现放在楼下店里。先生快写起婚书来，把银子兑清。我再打一个禀帖销了案，打发这奴才走清秋大路，免得又生出枝叶来。”马二先生道：“你这赚法甚好，

婚书已经写下了。”随即同银子交与差人。差人打开看，足足九十二两，把箱子拿上楼来，交与马二先生，拿着婚书、银子去了。回到家中，把婚书藏起，另外开了一篇细帐，借贷吃用，衙门使费，共开出七十多两，只剩了十几两银子递宦成。宦成嫌少，被他一顿骂道：“你奸拐了人家使女，犯着官法。若不是我替你遮盖，怕老爷不会打折你的狗腿！我倒替你白白的骗一个老婆，又骗了许多银子，不讨你一声知感，反问我找银子！来！我如今带你去回老爷，先把你这奸情事打几十板子。丫头便传蘧家领去，叫你吃不了的苦兜着走！”宦成被他骂得闭口无言，忙收了银子，千恩万谢，领着双红，往他州外府寻生意去了。

蘧公孙从坟上回来，正要去问差人，催着回官，只见马二先生来候。请在书房坐下，问了些坟上的事务，慢慢说到这件事上来。蘧公孙初时还含糊，马二先生道：“长兄你这事还要瞒我么？你的枕箱现在我下处楼上。”公孙听见枕箱，脸便飞红了。马二先生遂把差人怎样说，我怎样商议，后来怎样怎样，“我把选书的九十几两银子给了他，才买回这个东西来，而今幸得平安无事。就是我这一项银子，也是为朋友上一时激于意气，难道就要你还？但不得不告诉你一遍。明日叫人到我那里把箱子拿来，或是劈开了，或是竟烧化了，不可再留着惹事！”

公孙听罢大惊，忙取一把椅子放在中间，把马二先生捺了

坐下，倒身拜了四拜。请他坐在书房里，自走进去，如此这般，把方才这些话说与乃眷鲁小姐，又道：“像这样的才是斯文骨肉朋友，有意气！有肝胆！相与了这样正人君子也不枉了！像我娄家表叔结交了多少人，一个个出乖露丑，若听见这样的话，岂不羞死！”鲁小姐也着实感激，备饭留马二先生吃过，叫人跟去将箱子取来毁了。

次日，马二先生来辞别，要往杭州。公孙道：“长兄先生，才得相聚，为甚么便要去？”马二先生道：“我原在杭州选书。因这文海楼请我来选这一部书，今已选定，在此就没事了。”公孙道：“选书已完，何不搬来我小斋住着，早晚请教。”马二先生道：“你此时还不是养客的时候，况且，杭州各书店里等着我选考卷，还有些未了的事，没奈何，只得要去。倒是先生得闲来西湖上走走。那西湖山光水色，颇可以添文思。”公孙不能相强，要留他办酒席饯行。马二先生道：“还要到别的朋友家告别。”说罢去了，公孙送了出来。到次日，公孙封了二两银子，备了些薰肉小菜，亲自到文海楼来送行，要了两部新选墨卷回去。

马二先生上船一直来到断河头，问文瀚楼的书坊乃是文海楼一家，到那里去住，住了几日，没有甚么文章选，腰里带了几个钱，要到西湖上走走。

这西湖，乃是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！且不说那灵隐的幽深，天竺的清雅，只这出了钱塘门，过圣因寺，上了苏

堤，中间是金沙港，转过去就望见雷峰塔。到了净慈寺，有十多里路，真乃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。一处是金粉楼台，一处是竹篱茅舍；一处是桃柳争妍，一处是桑麻遍野。那些卖酒的青帘高，卖茶的红炭满炉。仕女游人，络绎不绝。真不数“三十六家花酒店，七十二座管弦楼。”

马二先生独自一个，带了几个钱，步出钱塘门，在茶亭吃了几碗茶，到西湖沿上牌楼跟前坐下。见那一船一船乡下妇女来烧香的，都梳着挑鬓头，也有穿蓝的，也有穿青绿的衣裳的，年纪小的都穿些红绸单裙子。也有模样生的好一些的，都是一个大团白脸，两个大高颧骨。也有许多疤、麻、疥、癩的。一顿饭时，就来了五六船。那些女人后面，都跟着自己的汉子，搨着一把伞，手里拿着一个衣包，上了岸散往各庙里去了。

马二先生看了一遍，不在意里，起来又走了里把多路，望着湖沿上接连着几个酒店，挂着透肥的羊肉，柜台上盘子里盛着滚热的蹄子、海参、糟鸭、鲜鱼，锅里煮着馄饨，蒸笼上蒸着极大的馒头。马二先生没有钱买了吃，喉咙里咽唾。只得走进一个面店，十六个钱吃了一碗面。肚里不饱，又走到间壁一个茶室，吃了一碗茶，买了两个钱处片嚼嚼，倒觉得有些滋味。

吃完了出来，看见西湖沿上柳阴下系着两只船，那船上女客在那里换衣裳。一个脱去元色外套，换了一件水田披风；一个脱去天青外套，换了一件玉色绣的八团衣服；一个中年的脱

去宝蓝缎衫，换了一件天青缎二色金的绣衫。那些跟从的女客，十几个人也都换了衣裳。这三位女客，一位跟前一个丫鬟，手持黑纱团香扇替他遮着日头，缓步上岸。那头上珍珠的白光，直射多远，裙上环珞，叮叮咣咣的响。

马二先生低着头走了过去，不曾仰视。往前走过了六桥，转个湾，便像些村乡地方，又有人家的棺材厝基。中间走了一二里多路，走也走不清，甚是可厌。马二先生欲待回家，遇着一走路的，问道：“前面可还有好顽的所在？”那个道：“转过便是净慈、雷峰，怎么不好顽？”马二先生又往前走。

走到半里路，见一座楼台盖在水中间，隔着一道板桥。马二先生从桥上走过去，门口也是个茶室，吃了一碗茶。里面的门锁着，马二先生要进去看。管门的问他要了一个钱，开了门放进去。里面是三间大楼，楼上供的是仁宗皇帝的御书。马二先生吓了一跳，慌忙整一整头巾，理一理宝蓝直裰，在桶内拿出一把扇子来当笏板，恭恭敬敬朝着楼上扬尘舞蹈，拜了五拜。拜毕起来，定一定神，照旧在茶桌子上坐下。傍边有个花园，卖茶的人说，是布政司房里的人在此请客，不好进去。那厨房却在外面，那热汤汤的燕窝、海参，一碗碗在跟前捧过去，马二先生又羡慕一番。

出来过了雷峰，远远望见高高下下，许多房子，盖着琉璃瓦，曲曲折折，无数的朱红栏杆。马二先生走到跟前，看见一个极高的山门，一个直匾，金字，上写着“敕赐净慈禅寺”。山

门旁边一个小门，马二先生走了进去。一个大宽展的院落，地下都是水磨的砖。才进二道山门，两边廊上都是几十层极高的阶级。那些富贵人家的女客，成群逐队，里里外外，来往不绝，都穿的是绵绣衣服。风吹起来，身上的香一阵阵的扑人鼻子。马二先生身子又长，戴一顶高方巾，一幅乌黑的脸，腆着个肚子，穿着一双厚底破靴，横着身子乱跑，只管在人窝子里撞。女人也不看他，他也不看女人。前前后后跑了一交，又出来坐在那茶亭内（上面一个横匾，金书“南屏”两字）吃了一碗茶。柜上摆着许多碟子：桔饼、芝麻糖、粽子、烧饼、处片、黑枣、煮栗子。马二先生每样买了几个钱的，不论好歹吃了一饱。马二先生也倦了，直着脚，跑进清波门，到了下处关门睡了。因为走多了路，在下处睡了一天。

第三日起来，要到城隍山走走。城隍山就是吴山，就在城中。马二先生走不多远，已到了山脚下。望着几十层阶级，走了上去。横过来又是几十层阶级，马二先生一气走上，不觉气喘。看见一个大庙门前卖茶，吃了一碗。进去见是吴相国伍公之庙。马二先生作了个揖，逐细的把匾联看了一遍。又走上去，就像没有路的一般。左边一个门，门上钉着一个匾，匾上“片石居”三个字。里面也想是个花园，有些楼阁。马二先生步了进去，看见窗棂关着。马二先生在门外望里张了一张，见几个围着一张桌子，摆着一座香炉，众人围着，像是请仙的意思。

马二先生想道：“这是他们请仙判断功名大事，我也进去问一问。”站了一会，望见那人磕头起来，傍边人道：“请了一个才女来了。”马二先生听了暗笑，又一会，一个问道：“可是李清照？”又一个问道：“可是苏若兰？”又一个拍手道：“原来是朱淑真！”马二先生道：“这是甚么人？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，我不如去罢。”

又转过两个湾，上了几层阶级。只见平坦的一条大街，左边靠着山，一路有几个庙宇。右边一路，一间一间的房子，都有两进。屋后一进，窗子大开着，空空阔阔，一眼隐隐望得见钱塘江。那房子也是卖酒的，也有卖要货的，也有卖饺儿的，也有卖面的，也有卖茶的，也有测字算命的。高门口都摆的是茶桌子。这一条街，单地卖茶，就有三十多处，十分热闹。

马二先生正走着，见茶铺子里油头粉面的女人招呼他吃茶。马二先生别转头来就走，到间壁一个茶室泡了一碗茶，看见有卖的蓑衣饼，叫打了十二个钱的饼吃了，略觉有些意思。

走上去，一个大庙，甚是巍巍，便是城隍庙，他便一直走进去，瞻仰了一番。过了城隍庙，又是一个湾。又是一条小街，街上酒楼、面店都有。还有几个簇新的书店，店里贴着报单，上写：“处州马纯上重重精选《三科程墨持运》于此发卖”。马二先生见了欢喜，走进店坐坐，取过一本看，问个价钱，又问：“这书可还行？”书店人道：“墨卷只行得一时，那里比得古书？”

马二先生起身出来，因略歇脚，就又往上走。过这一条

街，上面无房子了，是极高的个山冈。一步步走到山冈上，左边望着钱塘江，明明白白。那日，江上无风，水平如镜，过江的船，船上有轿子，都看得明白。再走上些，右边又看得见西湖，雷峰一带，湖心亭都望见。那西湖里打鱼船，一个一个如小鸭子浮在水面。马二先生心旷神怡，只管走了上去。又看见一个大庙门，摆着茶桌子卖茶，马二先生两脚酸了，且坐吃茶。吃着，两边一望，一边是江，一边是湖。又有那山色一转围着，又遇见隔江的山，高高低低，忽隐忽现，马二先生叹道：“真乃‘载华岳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泄，万物载焉！’”吃了两碗茶，肚里正饿，思量要回去路上吃饭。恰好一个乡里人捧着许多烫面薄饼来卖，又一篮子煮熟的牛肉。马二先生大喜，买了几十文饼和牛肉，就在茶桌子上尽兴一吃。吃得饱了，自思趁着饱再上去。

走上一箭多路，只见左边一条小径，榛莽蔓草，两边拥塞。马二先生照着这条路走，见那玲珑怪石，千奇万状，钻进一个石罅，见石壁上多少名人题咏。马二先生也不看他，过了一个小石桥，照着那极窄的石磴走上去，又是一座大庙，又有一座石桥，甚不好走。

马二先生攀藤附葛，走过桥去，见是个小小的祠宇，上有匾额，写着：“丁仙之祠”。马二先生走进去，见中间塑一个仙人，左边一个仙鹤，右边竖着一座二十个字的碑。马二先生见有签筒，思量：“我困在此处，何不求签，问问吉凶？”正要上前

展拜，只听得背后一个人道：“若要发财，何不问我？”马二先生回头一看，见祠门口立着一个人，身長八尺，头戴方巾，身穿茧绸直裰，左手自理着腰里丝绦，右手拄着龙头拐，一部大白须，直垂过脐，飘飘有神仙之表。只遇着这个人，有分教：慷慨仗义，银钱去而复来；广结交游，人物久而愈盛。毕竟此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

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

话说马二先生在丁仙祠，正要跪下求签，后面一人叫一声“马二先生”。马二先生回头一看，那人像个神仙，慌忙上前施礼道：“学生不知先生到此有失迎接。但与先生素昧平生，何以便知学生姓马？”那人道：“‘天下何人不识君？’先生既遇着老夫，不必求签了。且同到敝寓谈谈。”马二先生道：“尊寓在那里？”那人指道：“就在此处，不远。”当下携了马二先生的手，走出丁仙祠。却是一条平坦大路，一块石头也没有，未及一刻功夫，已到了伍相国庙门口。马二先生心里疑惑：“原来有这近路！我方才走错了。”又疑惑：“恐是神仙缩地腾云之法也不可知。”来到庙门口，那人道：“这便是敝寓，请进去坐！”

那知这伍相国殿后，有极大的地方，又有花园。园里有几间大楼。四面窗子望江望湖。那人就住在这楼上，邀马二先生上楼，施礼坐下。那人四个长随，齐齐整整，都穿着绸缎衣服，每人脚下一双新靴，上来小心献茶。那人吩咐备饭，一齐应诺下去了。马二先生举眼一看，楼中间挂着一张匹纸，上写冰盘大的二十八个大字，一首绝句诗道：

“南渡年来此地游，而今不比旧风流。

湖光山色浑无赖，挥手清吟过十洲。”

后面一行写“天台洪憨仙题”。马二先生看过《纲鉴》，知道“南渡”是宋高宗的事。屈指一算，已是三百多年，而今还在，一定是个神无疑！因问道：“这佳作是老先生的？”那个人道：“憨仙便是贱号。偶尔遣兴之作颇不足观。先生若爱看诗句，前时在此，有同抚台、藩台及诸位当事，在湖上唱和的一卷诗，取来请教。”便拿出一个手卷来。马二先生放开一看，都是各当事的亲笔。一递一首，都是七言律诗，咏的西湖上的景，图书新鲜。着实赞了一回，收递过去。

捧上饭来：一大盘稀烂的牛肉，一盘糟鸭，一大碗火腿是圆杂脰，又是一碗清汤。虽是便饭，却也这般热闹。马二先生腹中尚饱，不好辜负了仙人的意思，又尽力的吃了一餐。撤下家伙去。

洪憨仙道：“先生久享大名，书坊敦请不歇，今日因甚闲暇，到这祠里来求签？”马二先生道：“不瞒老先生说，晚学今年在嘉兴选一部文章，送了几十金，却为一个朋友的事，垫用去了。如今来到此处，虽住在书坊里，却没有甚么文章选，寓处盘费已尽，心里纳闷，出来闲走走。要在这仙祠里求个签，问问可有发财机会？谁想遇着老先生，已经说破晚学心事，这签也不必求了。”洪憨仙道：“发财也不难，但大财须缓一步。目今权且发个小财，好么？”马二先生道：“只要发财，那论大小！只不知老先是甚么道理？”洪憨仙沉吟了一会，说道：“也罢，我

如今将这些须物件送与先生，你拿到下处去试一试。如果有效验，再来问我取讨，如不相干，别作商议。”因走进房内，床头边摸出一个包子来打开，里面有几块黑煤，递与马二先生道：“你将这东西拿到下处，烧起一炉火来，取个罐子把他顿在上面，看成些甚么东西，再来和我说。”

马二先生接着，别了憨仙，回到下处。晚间，果然烧起一炉火来，把罐子顿上。那火支支的响了一阵，取罐倾了出来，竟是一锭细丝纹银。马二先生喜出望外，一连倾了六七罐，倒出六七锭大纹银。马二先生疑惑不知可用得，当夜睡了。

次日清早，上街到钱店里去看。钱店都说是十足纹银，随即换了几千钱，拿回下处来。马二先生把钱收了，赶到憨仙下处来谢。憨仙已迎出门来道：“昨晚之事如何？”马二先生道：“果是仙家妙用！”如此这般，告诉憨仙，倾出多少纹银。憨仙道：“早哩！我这里还有些，先生再拿去试试。”又取出一个包子来，比前有三四倍，送与马二先生。又留着吃过饭，别了回来。马二先生在下处住了六七日，每日烧炉，倾银子，把那些黑煤都倾完了。上戥子一秤，足有八九十两重。马二先生欢喜无限，一包一包收在那里。

一日，憨仙来请说话，马二先生走来。憨仙道：“先生，你是处州，我是台州，相近，原要算桑里。今日有个客来拜我，我和你要认作中表弟兄，将来自有一番交际，断不可误！”马二先生道：“请问这位尊客是谁？”憨仙道：“便是这城里胡尚书家三